

論是枝裕和《小偷家族》中的食物書寫意涵

一、前言

是枝裕和是日本知名的電影導演兼作家，故事主題性鮮明，擅於紀錄人們平實的模樣，亦有幾部作品聚焦家庭議題與社會困境。有部分的日本網民與保守派譴責是枝裕和，認為他不應把日本社會底層的黑暗面搬上大螢幕。¹即便在日本國內有一些反動，是枝裕和的新作《小偷家族》仍於 2018 年獲得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最佳影片，各界佳評如潮。《餐桌上的電影物語》一書中就曾經簡短分析過是枝裕和作品《小偷家族》是如何透過料理喻情，成功吸引觀眾²。細數本片裡出現的食物種類，光食材就有十來種³，若加上料理方式的各種排列組合⁴，更是不勝枚舉。是枝裕和於《小偷家族》中運用各種食物描繪出日本飲食文化的輪廓，而其中廉價食物的描寫與運用，則透出作者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因此以廉價食物為主要討論對象。針對前述的爭議，本篇論文以《小偷家族》電影中的食物出發，探討故事中食物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揭露社會議題的手法為何？並將蕭菊貞《餐桌上的電影物語》一書加廣分析，解密食物中的暗喻。而僅在小說中出現的飲食以及人物用餐時的神情、心境等較抽象的情意層面，為求客觀，將佐以同名小說《小偷家族》去梳理出故事的脈絡，期待這篇論文能帶給受眾全新的角度觀看這個故事，並藉由本片培養人文關懷的胸襟。

二、廉價食物的題材與敘事運用

「廉價食物」一詞從《餐桌上的電影物語》中擷取，蕭菊貞僅提出該詞彙與《小偷家族》中的相關例子⁵，故在此就例子及其前後文線索，梳理「廉價食物」的可能意涵。形容這些食物廉價並非貶抑，這裡的「廉價」有兩層意思。第一是因為，故事中出現的食物有很多都是我們生活周遭可以觸及的、單價不高。比如有人稱泡麵、麵麩為「月底食物」，即在月底花光錢時，不得已的飲食選擇——沒錢吃定食、正餐，泡麵就是我們的好朋友；沒錢買配菜時，吃麵筋配飯就能飽餐一頓。第二是「比較之下」的概念，書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葡萄與橘子。葡萄在書中是很珍貴且難得的，可以在以下的例子中看到：

阿治通常只吃紫紅色的小粒葡萄，說是「有種子的話吃起來很麻煩」。祥

¹ 罵名如「向外國宣揚日本負面形象」、「日本人才不會以偷竊為生」等。詳參大福著，〈為什麼日本右翼討厭《小偷家族》？〉，2018年6月26日：<https://reurl.cc/keDK>

² 詳參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台北：大塊文化，2018）。

³ 於片中可看到麵麩、彈珠汽水、可樂餅等食物，均呈現出日本飲食文化風貌。

⁴ 單吃、製成日式火鍋、雜燴、特殊吃法……都是故事中食材組合的方式。

⁵ 詳參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頁 173

太知道其實是因為那是最便宜的，但他沒有說出口。⁶

阿治伸手想要搶回盤子，卻晚了一步。他依依不捨地將手中剩下的一粒葡萄放入嘴裡。⁷

而關於橘子的描述則是以下：

阿治拿起入口旁邊供人試吃的橘子，口中喃喃說了聲「嗯」，沒有看祥太就把一半遞給他。⁸

橘子的酸味擴散在口中。畢竟是試吃品，沒有很甜。⁹

阿治確認祥太安全走出店門之後，把購物籃留在原地，雙手再度和來時同樣抓了試食用橘子，走到店外。¹⁰

跟橘子相關的描述是酸的、隨手可得的、被挪作試吃用的、吃一口就不要、送給別人的；葡萄的部分，則是鉅細靡遺地描述出大小、色澤。由人物的心情（依依不捨），可以看出人物對葡萄是有依戀、嚮往的，不會輕易把自己的分讓給別人。

在進入敘事運用的說明之前，還需將廉價食物與平價食物區分開來。兩者之間有何差異？平價食物比較廣泛被接受的定義接近B級美食¹¹，如價格親民、不奢華、大眾化等。不過，每個人對平價食物的定義不盡相同，一般依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或是所在地區有所差異。相較之下，廉價食物較沒有爭議，罐頭、泡麵等單價低且較無營養價值的食物屬之。橘子、泡麵、酒是電影當中，相當頻繁出現的三大廉價食物。以下三點分述它們在電影當中的敘事運用。

（一）橘子：貫穿全片

橘子出現多次，在超商試吃架、飯桌、祭祀用的几桌、櫥櫃、傳統市場的攤販上。電影後段，祥太為了保護妹妹自投羅網，抓著橘子向外跑，無路可逃只好跳下橋—此時的橘子是狼狽四散的。蕭菊貞指出，橘子在片中是象徵物，擁有期待、幸福與愛的意味¹²：

最後祥太跳下高架橋逃命，橘子散落一地，這小偷家族的短暫幸福也象徵性地跟著崩落了。¹³

除了象徵物這個可能性，還能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隨著情節推演，可以看見家中

⁶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臺北市：尖端出版，2019），頁9

⁷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頁86

⁸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頁8

⁹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頁9

¹⁰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頁11

¹¹ B級美食為受歡迎但非高級食材製成的親民食物。詳參原田英美，〈B級グルメ〉：

<https://kotobank.jp/word/B%E7%B4%9A%E3%82%B0%E3%83%AB%E3%83%A1-188913>

¹² 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頁177-178

¹³ 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頁177

桌上的橘子愈來愈少，當橘子一點一點地變少，人物也一點一點地在改變。橘子讓觀眾回顧之前同一食物出現時的情景，並比較現在的狀況。換言之，作者利用食物理清脈絡，加深觀眾印象，也強化故事結構。

（二）泡麵與可樂餅：前後呼應

泡麵與可樂餅在《小偷家族》中多次出現，是枝裕和在本片中藉「用餐」記錄下人物的心境。可樂餅的初登場是阿治與祥太回家路上的點心；最後一個有可樂餅的橋段，則是兩人面對面坐著，享用可樂餅與泡麵。吃完後隔天，阿治目送祥太搭上公車，祥太終於開口叫爸爸。頭一次、尾一次可樂餅的出現，就這樣完整地收錄了阿治與祥太之間的情誼。

當然，除了角色之間對彼此的情感，食物尚有其他暗示，以下兩點分述：

（1）泡麵裡的慰藉：與自己的好食光

泡麵的營養價值低、重口味、便宜，卻可以飽餐一頓。許多到異地念書的人，都會帶上幾包「家鄉味」。泡麵的魅力究竟在哪裡？蕭菊貞作出解釋：

所有半夜餓過肚子或曾家流浪在外的遊子，應該都有過這種體驗，熱騰騰香噴噴的泡麵是多麼溫暖啊！大口、大口不管別人怎麼看，麵條和著湯汁吸進嘴裡的滿足感讓人難以忘懷。那種滿足不屬於珍饈美味，而是私密的，只有自己懂得疼惜自己的溫暖。¹⁴

根據蕭菊貞的說法，泡麵的形象通常是一人享用並且熱騰騰的。將泡麵的元素拆開來分析：一來是「熱」這個感官讓角色有被溫暖的感覺；二來，獨享暗示著自憐之感。這些都說明了泡麵在《小偷家族》中如此重要的緣故。

（2）可樂餅的療癒口感：外酥內軟

和著一整天「努力工作」的汗水，此時這食物的精隨不只是美味，更多的是療癒的成分。在外的挫敗孤獨，唯有家中的用餐時光能互相取暖。¹⁵食物是他們給自己的小獎品¹⁶，買回家的路上忍住不吃，就是為了回家後好好享用。祥太還發展出特殊的吃法：發出聲音、拆下杯蓋、把可樂餅浸入泡麵湯，再以筷尖劃開炸皮、馬鈴薯攪入湯裡，和著麵條一起下肚。¹⁷

可樂餅在《小偷家族》中代表著便宜的人間美味。眼尖的觀眾會發現，這一家人平常靠偷竊維生，但可樂餅這方面，他們總會老老實實付帳—用銅板買的可樂餅，給了他們踏實的感覺。買到富士屋（書譯：不二家）可樂餅後邊走邊吃，對角色們來說是一種辛勞後的享受。

（三）酒：形塑人物形象

¹⁴ 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頁 174

¹⁵ 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頁 174

¹⁶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頁 25

¹⁷ 是枝裕和編導，《小偷家族》（台灣：采昌國際多媒體，2018 年）

古今以來，飲酒習慣的養成不外乎是為了逃避現況、助興、壯膽等理由，《小偷家族》中，亦有出現飲酒的場景。

(1) 啤酒：信代自欺欺人的形象

電影中，亞紀、初枝奶奶與信代因為凜的去留爭論不休，信代一邊嚷著牽強的辯詞，一邊喝酒。此時祥太用筷子不耐煩地翻攪著火鍋湯，抱怨鍋裡都是白菜，沒有肉可吃，信代又喝了一口酒，隨即回應他：「白菜對身體很好的，肉的味道也煮進去了」。¹⁸從這段短短二十多秒的畫面中，酒的作用昭然若揭。其實信代作為成熟的大人，必定很清楚自己收留凜的行為是誘拐罪，湯裡的白菜是因為買不起肉，只是這樣的現實太過難堪，喝了酒矇騙自己與他人會好過一些。

片中有一次啤酒的出現能與自欺欺人對照。信代喝著廉價酒，與阿治走在路上，打算將凜還給她的原生家庭。不料接近門口時，聽見了劇烈的爭吵聲，信代放下啤酒罐，想起過往被丈夫、母親的家暴經驗，決定長期收留小女孩。這段情節在小說中有更多關於信代內心的描寫：

信代像是在抗拒般原地蹲下來。

她聽著遠處女人哭叫的聲音，內心吶喊：「我才不會把這孩子還給妳！」¹⁹

信代放下啤酒罐的動作，不只是為了劇情需求空出手擁抱凜，而有著「清醒」的含意，可從她收起一貫的笑容推敲出此結論。因為決心不讓孩子經歷和自己一樣悲慘的生活，此時的信代是神智清楚而堅決的。

(2) 燒酒加酸梅：阿治與信代的悲劇形象

書中有一段飲酒的情境未在電影中出現，描述阿治與信代兩人到小酒吧飲酒時的對談：

阿治也附和：「真棒的夢想。」兩人也知道這種夢想不可能實現。不過他們只是像這樣口頭說說，應該沒理由會被人批評吧？這是兩杯燒酒加酸梅就能買到的便宜夢想。²⁰

此段的燒酒加酸梅是用來表示不切實際的對談。口中盡是廉價醃漬物的味道，兩人卻談著將房子改建成大廈，變成包租公、婆的願景。阿治與信代藉酒醉談論著清醒時說出來會被嘲笑夢想，而兩人也清楚知道自己所言絕不可能實現。彷彿藉酒幫自己打開一個新的空間，在裏頭高談闊論。這形塑出了底層人物的悲劇感，也顯出小人物的夢想在現實面前有多麼微不足道。

三、廉價食物的取用與限制

¹⁸ 是枝裕和編導，《小偷家族》，2018

¹⁹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頁 34

²⁰ 是枝裕和著，黃涓芳譯，《小偷家族》，頁 46-47

（一）觸手可及的日常體現

試想一下，把《小偷家族》中的泡麵改成味噌豚骨拉麵、排骨改成牛舌，氣氛與情調會完全不同吧！就因為出現的食物唾手可得，這一家人的心情、吃飯的情景，會因此與觀眾更貼近。廉價食物是大眾均可取用的，在吃方面，大家都有共同記憶。

廉價食物在《小偷家族》中串起了人物，每個人白天都有不同的工作，共同享有的時間就是用餐的時候。也唯有這個時間，六人難得相聚在餐桌上，得以討論正共同面臨的問題。再者，用餐時人物對食物下的註解，也讓觀眾得以窺見人物的內心世界、看見角色的掙扎與衝突，增加角色複雜度。故電影中，往往不需透過言語，觀眾亦能了解角色的想法，比如餐桌上的絮絮叨叨彰顯出了人物們對彼此的依賴。《小偷家族》有關「食」的場景中，家人間的情感連結不言而喻，觀眾也能從沉悶的基調中，找到帶來溫暖的餐桌時光。

另外，這一家人吃的食材不高級，卻能讓觀眾飢腸轆轆。欲見人物享受「食」的體現，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麵麩。生活若是苦到了極點，他們大可以把麵麩當作醬菜配飯下肚，可是信代將麵麩與白菜、茼蒿絲等食材一同熬煮成壽喜燒上桌。一言以蔽之，處在艱苦的生活下，他們吃得不富裕，但不會胡亂地吃。

（二）拮据生活的救援與限制

廉價食物搭起人物之間的橋樑，卻也可能造成嫌隙、引發爭執。雖能濟急，同時卻反映出貧窮人的選擇有限，且可能成為一種標籤。言之「標籤」的理由，能在電影中找到答案：人物即便是在偷竊—即不花費的情況之下一仍不能恣意地選擇高級、新鮮的食物。進入超級市場，阿治與祥太快步通過生鮮食物區，沒有多停留就直搗泡麵、罐頭、零食區。這是階級固化的暗示，單單換了環境，要撕掉身上貧窮的標籤仍非易事。有可能是人物已經習慣底層舊有的生活模式，一時半刻改不過來；也可能是面對貧窮的生活，無奈之下只能妥協。

還有亞紀因為祥太忘記偷洗髮精，只能用雜貨店買到的他牌；信代向阿治抱怨：「你也撿點有錢味的東西回來吧！」²¹呈現出有限的選擇裡，人物斤斤計較的心理。

在現有的日本社會結構下，「標籤」的背後，廉價食物是否可能擴大成階級化、分類的工具？值得深思。

四、日本飲食文化及社會議題的示現

（一）日本飲食文化的體現

（1）節日文化的標記

蕭菊貞注意到文化會賦予食物標籤以及獨特性，分析如以下：

²¹ 是枝裕和編導，《小偷家族》，2018

當時亞紀興奮地說，「奶奶把麻糬給我了！」如果不懂日本食物的人，可能沒辦法理解亞紀的雀躍欣喜，因為在日本甜湯裡的麻糬／年糕，是傳統過年時才吃的食物，代表著祝福與好運。²²

亞紀對食物的雀躍之情是日本人的默契，能看見食物背後一層的含意。若是把這樣的場景搬到歐洲國家，恐怕難有共感。因為日本的共有文化，讓麻糬變得特別。

（2）食用拉麵的潛規則

日本最廣為人知的飲食潛規則是吃拉麵時的吸吮聲，除了降低食物的溫度，也是對廚師的尊重與肯定。角色們在食用泡麵、麵麩、醬菜、橘子時，都會發出聲音。導演透過《小偷家族》中的廉價食物展示出日本人喜用動作、細節顯現對食物滿意度的特有文化。

（3）民族特性：料理者的堅持

日籍廚師、料理師對食物也是出了名的有原則。祥太與阿治發明的可樂餅加泡麵，就是日本飲食文化的縮影：有創新元素，但對食物的烹調時間，也有一定的堅持。如同祥太在泡泡麵時，會等固定的時距，模擬烤箱和微波爐發出「叮～」的聲響。²³導演在電影之中巧妙地安插了本土風情與元素，行銷日本特有美食的同時，亦傳達隱含的文化意涵與民族特性。

（二）社會底層的階級暗喻

日本經濟在首相安倍晉三的帶領之下，看似在長久的停滯之後略有起色，但對社會脈動保持關注的是枝裕和注意到為政府官員忽略的人口與勞工問題。日本的職場環境沒有如官員聲稱的那樣友善，許多人庸庸碌碌，仍做著合同工、兼職工，少有晉陞空間。紐約時報指出，略多於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貧困之中，而有全職工作的職場人則被迫超時工作。²⁴見此議題，是枝裕和沒有用尖銳的手法表達訴求，而是含蓄地指出現象。

第二節曾經提過，能以比較級的概念去理解《小偷家族》中的廉價食物。拋開食物的價格，比較級也可以是一種階級的暗示，指涉了《小偷家族》中的成員，都是社會上的邊緣人物，擁有不正常的家庭關係、需靠偷竊勉強生存。電影用超商內的情景作為開端，此時的超商裡有兩種人—排隊付帳的人與偷竊的人。前者的經濟狀況較好，能夠自己負擔所想要購買的商品，且購買的物品主要是新鮮蔬果、肉品、醬油、橄欖油等；後者的不正當行為，同時說明了他們的社經地位是低下的，偷的物品多為罐頭、袋裝零食巧克力、泡麵。²⁵由偷竊的這對「父子檔」拿的物品，不難推測他們並沒有追求奢華的生活品質，只求一點簡單的食品要大

²² 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頁 175

²³ 是枝裕和編導，《小偷家族》，2018

²⁴ 此段引用整理自：Motoko Rich，〈孤立、隱形和麻木：是枝裕和電影中的日本陰暗面〉，《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年2月15日，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90215/shoplifters-movie-hirokazu-koreeda/zh-hant/?fbclid=IwAR1L4e4gV4Hft5tLadGLb8S3rmvv8KTXeYSU6_u3Qd4hvUdS3cf0pWYutg

²⁵ 是枝裕和編導，《小偷家族》，2018

家溫飽。

回到家中，阿治和祥太每一次工作得來的成果幾乎脫離不了大鍋菜。這種料理方式機動性高，不須特定食材、有什麼就將就著吃，通通丟進鍋裡烹煮。類似的食譜如我國過去因辦桌文化發展出的菜尾湯、義大利婦女用剩菜煮出的雜菜湯。由此可見，大鍋菜代表的勤儉精神，再再深化小偷家族的拮据畢現。可想見，六位家庭成員都是前述「貧困」的六分之一人口。

五、結論

一層層地扒開是枝裕和的故事走向，溫馨的基調背後其實是極其揪心、悲傷的，審視他過去的所有作品，都有一個共同的元素：被遺棄的人。從 2004 年的《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根據日本巢鴨兒童遺棄事件改編，到 2016 年《海街日記》描述父親再娶之後離家獨立生活的三姊妹、2017 年被法律拋棄之人的電影《第三次殺人》，這幾年之中所有的作品都緊扣此主題，或至少都有安插一兩個被拋棄、被留下的角色。不難發現是枝裕和的作品多半探討著沉重的議題，但為何這樣的議題卻讓他廣受好評？不是快樂的賀歲片、精彩的動作片才有商機嗎？事實上，他的作品就像是給社會開出一帖包著糖衣的苦藥丸。他包裹著愛、溫柔、理解、包容，讓一個沉痛的控訴變得較好下嚥，不會因為過度悲傷嚇跑讀者。若是好好吞下去、領會其中的深意，能夠讓我們深思身處在的環境還有甚麼改善空間、並起身做出改變。而食物就是導演在詮釋自己的想法與訴求時，非常重要的元素，也因為有著各式各樣的食物、對話、經驗與評價，才得以營造出整個故事溫暖的氣氛，如同《餐桌上的電影物語》之中說的，食物是是枝裕和喻情的重要工具。²⁶ 摻著對《小偷家族》中出現的食物的嚮往，期望受眾一無論是觀眾或讀者一都能透過《小偷家族》中的人物與故事情節，更敏銳地覺察這些社會底層的人物，看見被留下的人們如何與傷口共存；也體會悲劇的生活中，在飯桌時刻找到慰藉時的安適之感。

²⁶ 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頁 176

參考書目

專書

是枝裕和編導，《小偷家族》，台灣：采昌國際多媒體，2018。

是枝裕和著，黃涓方譯，《小偷家族》，臺北市：尖端出版，2019。

蕭菊貞著，《餐桌上的電影物語》，台北：大塊文化，2018，頁 170-178。

網路資料

Motoko Rich，〈孤立、隱形和麻木：是枝裕和電影中的日本陰暗面〉，《紐約時報中文網》2019年2月15日，

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190215/shoplifters-movie-hirokazu-koreeda/zh-hant/?fbclid=IwAR1L4e4gV4Hft5tLadGLb8S3rmvv8KTXeYSU6_u3Qd4hvUdS3cf0p

WYutg

原田英美，〈B級グルメ〉：

<https://kotobank.jp/word/B%E7%B4%9A%E3%82%B0%E3%83%AB%E3%83%A1-188913>

